



# 冰与火之歌

13

魔龙的狂舞

A SONG OF ICE AND FIRE  
OF DRAGONS

[美]乔治RR.马丁/著 屈畅 赵琳/译

重庆出版社



A SONG OF W A D A N C E W I T H D R A G O N S ICE AND FIRE

# 冰与火之歌

(文库本)

⑬

魔龙的狂舞

【美】乔治·R.R.马丁 著

屈畅 赵琳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Copyright ©2005 by George R.R. Martin

The Song of Ice and Fire (Book 5)

A dance with dragons

By George R.R. Marti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美国Lotts Agency公司及安德鲁·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(2011)第211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龙的狂舞 / (美) 马丁著；屈畅，赵琳译。

—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2015.1

(冰与火之歌：文库本：13)

书名原文：A dance with dragons

ISBN 978-7-229-08437-0

I. ①魔… II. ①马… ②屈… ③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6418号

### 冰与火之歌（文库本）13 魔龙的狂舞

BINGYUHUOZHIGE (WENKUBEN) 13 MOLONG DE KUANGWU

[美]乔治·R.R.马丁著 屈畅 赵琳译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责任编辑：邹禾 唐弋涵 骆思源

装帧设计：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：Richard

责任校对：谭荷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：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[cqpbs.tmall.com](http://cqpbs.tmall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00mm×1000mm 1/32 印张：14.625 字数：303千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：978-7-229-08437-0

定价：24.00元

如有印装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序幕

人味在夜空中飘荡。

狼灵停在一棵树下，嗅了嗅，灰棕色毛皮上洒满了斑驳阴影。松林的风为他送来人味，里面混合着更淡的狐狸、兔子、海豹、鹿，甚至狼的气味。其实这些东西的气味也是人味：旧皮的臭气，死亡和酸败的气息，且被更浓烈的烟、血和腐物的味道所覆盖。只有人类才会剥取其他动物的毛皮毛发，穿戴起来。

狼灵不怕人，就和狼一样。他腹中充满饥饿与仇恨，于是他发出一声低吼，呼唤他的独眼兄弟，呼唤他的狡猾小妹。他在林间奔跑时，族群的同胞紧跟在后。他们都闻到了气味。奔跑时，他也能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出去，看到奔跑在前的自己。群狼透过长长的灰下巴喷出温暖的白色蒸气。他们的爪子结了冰，像石头一样硬。狩猎开始了，猎物就在前方。血，狼灵心想，肉。

落单的人类是脆弱的。尽管人类身材巨大、体格强壮，有双锐利的好眼睛，但他们耳朵不灵，鼻子也不灵。不过，虽然鹿、麋鹿乃至兔子跑得更快，熊和野猪的战斗力的更强，但结成族群的人类却最危险。狼群靠近猎物时，狼灵听到了幼崽的哭嚎，听到昨晚的积雪在粗糙的人爪子下碎裂，还听到人类的硬皮和灰色长爪碰撞的叮当声。

那是剑，他心中有个声音在说，那是矛。

树上长出了冰齿，从光秃秃的灰色枝条上垂下。独眼闯过灌木丛，溅起一阵雪。他的族群同胞紧跟在后。他们冲上一座山，冲下一道坡，来到前方的树林——人类就在那里。其中一个母的。她抱在胸前的毛皮包裹装了她的幼崽。把她留在最后，一个声音低语道，男的更危险。那些男人冲他们咆哮呐喊，但狼灵能嗅出他们的恐惧。有个人拿着跟他一样高的木齿。他把木齿朝狼灵丢来，但由于手在发抖，木齿飞得太高。

下一秒，狼群已扑了上去。

他的独眼兄弟把扔木腿的人撞倒在雪堆里，趁对方挣扎时撕开了他的喉咙。他的妹妹窜到另一个男人背后，偷袭成功。现在只剩下母的和她的幼崽。

她也有支牙，骨头做的小玩意儿，但当狼灵的牙齿咬住她的大腿时，她扔掉了这个。她倒下去，还用双臂护住吵闹的幼崽。她那身毛皮底下皮包骨头，但奶子里全是奶。最美味的是幼崽。狼把最美味的部分留给他的兄弟吃。在屠杀现场，狼群大快朵颐，冻雪凝成了粉红和鲜红色。

几里格外，在一栋有泥巴稻草墙、茅草屋顶和一个烟孔的单间硬泥地房屋里，瓦拉米尔浑身颤抖地咳嗽，舔了舔嘴唇。他双眼血红，嘴唇开裂，喉咙极度干燥。尽管他浮肿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热血和脂肪的味道却充盈在他嘴里。美味的孩子肉，他心里想着小肿，人肉。难道他堕落得如此之深，以至于贪恋人肉了吗？他几乎能听见哈根在冲他咆哮：“人可以吃野兽，野兽也可以吃人，但人若吃人，就变成了孽畜。”

孽畜，是的，这几乎成了哈根的口头禅，孽畜，孽畜，孽畜。吃人肉是孽畜。占据狼的身体与狼交配是孽畜。夺取其他人类的身体更是孽畜中的孽畜。哈根是个弱者，惧怕自己拥有的能力，而我撕碎了他的第二次生命，令他哭叫着孤单地死去。瓦拉米尔吞食了他的心脏。他教会了我太多太多，最后一项就是人肉的滋味。

当然，实际上是狼干的。他从没用人类的牙齿吃过人肉。但他不应嫉妒他的族群，狼群就跟他本人一样形容憔悴，饥寒交迫，而那些猎物……两个男人、一个女人，还有怀抱里的婴儿，他们从战败中逃离，却逃向了死亡。不，反正他们过不多久也会死，要么因为严寒，要么因为饥饿。这样死更加干净利落。这是慈悲。

“慈悲。”他大声说。干燥的喉头发出的声音也极为干涩，但能听见人类的声音真的很好，即便这是自己的声音。空气潮湿发霉，地面又冷又硬，火堆发出的烟比热多。他尽最大可能靠近火焰，不断咳嗽不断发抖，体侧的伤口阵阵抽痛。鲜血把他马裤膝盖以上的部分完全浸透了，又凝结成干硬的褐色血痂。

大蓟警告过他伤势可能演变至此。“我已尽力帮你缝合伤口，”她说，“但你必须好好休息，让伤口自己长好，否则会再度撕裂的。”

大蓟是他最后的同伴，一名像老树根一样顽强的寡妇，她风蚀的脸上长了个疣子，且爬满皱纹。其他人陆陆续续抛弃了他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掉队或是去前方搜刮，实际上是逃回了自己的村子，或逃向乳河，或逃向艰难堡，或在森林

里孤独地死去。瓦拉米尔不清楚他们的下场，也不想知道。我本该抓住机会占据他们中的某个。那对双胞胎之一，或是疤脸大汉，或是红发少年。但他害怕，害怕被人识破，害怕遭人围殴。哈根的警告也仍然在他脑海里徘徊。犹豫中，机会就这么失去了。

战斗结束后，几千人逃进了森林，他们又饿又怕，只想摆脱长城下的大屠杀。有人提出要返回被自己抛弃的家园，有人想重整旗鼓再攻打长城，但大多数人茫然失措，不知该去哪儿，也不知该做什么。纵然他们摆脱了黑斗篷的乌鸦和灰铁衣的骑士，但更残酷的敌人始终不离不休。他们每天都扔下更多尸体，饿死，冻死，或是病死，甚至在这些曾一同追随塞外之王曼斯·雷德南下攻打长城的同胞兄弟里，也开始了自相残杀。

曼斯完了，幸存者绝望地互相转告，曼斯被俘，曼斯死了。“哈狒被杀，曼斯被捉走，其他首领狼狈逃窜，抛弃了我们。”大菊给他缝伤口时声称，“托蒙德、哭泣者、六形人，这些‘英勇’的掠夺者都上哪儿去了？”

她不认得我，瓦拉米尔这才意识到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没了野兽的他看起来哪像个大人物。我是“六形人”瓦拉米尔，我跟曼斯·雷德同桌吃饭。他十岁时给自己起了瓦拉米尔这样一个名字。一个适合领主的名字，一个适合歌谣传唱的名字，一个伟大的、令人畏惧的名字。然而他依旧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从乌鸦面前逃开，可怕的瓦拉米尔大人最终成了懦夫。他不能让矛妇知道这个，所以他告诉她他叫哈根。事后他疑惑自己为何偏偏挑中这个名字。我吃了他的心、喝了

他的血，但他仍然纠缠着我。

逃亡途中某日，有个人骑着憔悴的白马从林子里跑出来，呼吁大家赶往乳河，说是哭泣者正在那里集结战士，计划杀过头骨桥，占领影子塔。很多人随他去了，但更多的人没去。后来，又有个穿戴毛皮和琥珀饰品、面色阴沉的战士在篝火间走动，敦促所有的幸存者前往北方，到瑟恩的峡谷避难。瓦拉米尔搞不懂这些人为什么要跑去瑟恩人自己都觉得不安全、不想再待了的地方，但总之有几百人去了。还有几百人追随森林女巫，那女巫声称自己预见有舰队会从南方赶来搭救自由民。“我们得去海边。”鼯鼠妈妈宣称，于是她和她的追随者们向东而行。

瓦拉米尔若是够强壮，也会随他们去。然而冰冷的灰海实在太遥远，他心知自己到不了。他已死过九次，但这一次将是真正的死亡。松鼠皮斗篷，他怨恨地想，为一张松鼠皮斗篷就捅我。

斗篷的主人已死，她的后脑勺被撞成一团掺着骨头渣子的红泥，但她的斗篷实在温暖厚实。当时正是大雪天，瓦拉米尔又把所有的斗篷都丢在了长城，连同睡觉盖的兽皮、羊毛内衣、绵羊皮靴、毛皮镶边的手套，贮藏的蜜酒与食物，从睡过的女人头上取下的发束，乃至曼斯送他的黄金臂环。这些他统统丢在了营地，一样也没带。我燃烧，死亡，然后我逃了。我被痛苦和恐惧折磨得几乎发了疯。这份记忆依旧让他感到羞耻，但逃跑的不止他一个。其他人也逃了，成群结队地落荒而逃。战斗失败了。骑士们来了，他们身穿坚不可摧的盔甲，杀掉每一个敢于抵抗的人。不逃就只有死路一



条。

不过，要逃离死亡可没那么简单，所以瓦拉米尔在森林里撞见那个死女人之后，立刻跪下来剥她的斗篷，一点也没注意她的孩子。直到那男孩从藏身之处猛扑出来，将一把长长的骨匕首捅进他体侧，并从他攥紧的手指间扯走那件斗篷。“那是他娘的斗篷，”男孩逃走后，大蓟向他解释，“是他娘的。他看见你抢劫她……”

“她已经死了，”瓦拉米尔说。她的骨针刺穿皮肉，他不禁一缩，“别人砸碎了她的脑袋。乌鸦干的。”

“不是乌鸦，是硬足民。我瞧见了。”她用针把伤口缝好，“真是一伙野蛮人。现在谁来约束他们呢？”没有人了。如果曼斯死去，自由民就全完了。瑟恩人、巨人、硬足民、牙齿如铤刀的穴居人，驾着骨制战车的西海岸人……大家全完了——连乌鸦也不例外。他们或许还不知道，但到头来，那帮黑衣杂种会跟所有人一起死。因为大敌已临。

哈根粗嘎的嗓音又回荡在他脑海。“你会死上十几回，孩子，每回都很痛苦……但当真正的死亡到来时，你反而会重生。大家都说，第二次生命更单纯也更甜美。”

六形人瓦拉米尔很快就能知道真相了。从混浊的烟气中他能闻到死亡的味道，他把手伸进衣服里触摸伤口，更能觉察到真正的死亡正向他走来。他体内冰凉，冻彻骨髓。刺骨的严寒将把他带走。

讽刺的是，他上一次死亡却是由于火。我被点着了。一开始在惶恐中，他以为是长城上的弓箭手用火箭射中了他……但火焰是从内部冒出来的，吞噬了他。那种痛苦……

瓦拉米尔死过九回。一次被长矛戳死，一次被熊咬破喉咙，一次是生下死产的幼崽时失血过多。他六岁时被父亲的斧子劈开头颅，死了第一回。但哪回都没体验过这样五内俱焚的痛苦。肚肠首先起火，火沿着翅膀燃烧，吞噬了他。他挣扎着企图飞离，却惊恐地发现拍打翅膀反而让火势更旺。前一刻他还翱翔在长城之上，用鹰眼监视下方人们的一举一动；后一刻他的心脏已被烈火烧成黑炭。他的精魂号叫着缩回了自己的身体。他短暂地发了疯。这份记忆令他战栗不已。

他这才注意到火堆已熄。

只剩烧焦的灰黑木头，余烬中有几点火星。它还在冒烟，只是需要加柴。瓦拉米尔咬紧牙关忍住痛，爬到大蓟去打猎前为他收集的那堆断枝边，抓了几根木条投进灰烬。

“着啊，”他沙哑地哀告，“烧啊。”他冲余烬吹气，并向统治森林、山丘和原野的无名神祇发出了一声无言的祈祷。

诸神没有回应。过了一会儿，连烟都没了。小屋正变得越来越冷。瓦拉米尔没有打火石，没有火绒，也没有干燥的引火物。单靠他自己，绝无办法重新点火。“大蓟，”他嘶声叫嚷，声音充满痛苦，“大蓟！”

她下巴尖、鼻子平，一边脸颊生了颗带四根黑毛的痣子——这是张丑陋、坚韧的脸，却也是他现在最渴望在小屋门口看到的脸。我应该在她离开前就占据她。她到底去了多久？两天？三天？瓦拉米尔弄不清。小屋里总是很黑，而他又总是迷迷糊糊，搞不清外头是白天还是晚上。“等着，”她说，“我会带吃的回来。”于是他就像白痴一样等着，回

想着哈根、小肿和他漫长的一生里犯下的其他无数过错。昼夜交替，大蓟始终没回来。她不会回来了。瓦拉米尔怀疑自己暴露了身份。也许她看透了我的打算？或是我在高热之梦中说漏了嘴？

尊崇，哈根的话声再度响起。好像他就在这里、在这个屋子里。“她不过是个丑陋的寡妇，”瓦拉米尔辩解，“而我是个伟人。我是瓦拉米尔，狼灵和易形者，她活下去而我死了，这不公平。”没有回答。没有人。大蓟已经走了。她抛弃了他，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样。

正如他母亲。她为小肿哭泣，却从未为我掉眼泪。那天早上，父亲把他从床上抓起来交给哈根时，她甚至没看他一眼。他被拖进森林，一路尖叫、踢打，直到父亲给了他一巴掌，叫他安静。“让你的同类料理你吧。”父亲把他丢到哈根脚边，扔下这么一句狠话。

他没说错，瓦拉米尔颤抖着想，哈根教会了我太多东西。他教我如何打猎捕鱼，如何处理动物尸体，如何剔除鱼骨，如何在林间穿行。他还教会我狼灵之道和易形者的秘密，虽然我的天赋远在他之上。

多年后，他动身寻找父母，打算要他们知道当年的小瘤已长成伟大的六形人瓦拉米尔，然而双亲皆已死去又被火化了。树归树，溪归溪。石归石，地归地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小肿死的那天，森林女巫就是这样对他母亲说的。然而小瘤不想化为尘土。这个男孩梦想有朝一日诗人们会传颂他的事迹，少女们会渴望他的亲吻。长大以后，我要当塞外之王，小瘤暗暗发誓。他没能达成这个目标，但也相去不远。六形

人瓦拉米尔是众人敬畏的对象，身为曼斯·雷德的左右手，骑在十三尺高的雪熊背上参战，还驱使着三匹狼和一只影子山猫。都怪曼斯，我不该听他鼓惑。当初我该用熊爪把他撕成碎片。

被曼斯收服以前，六形人瓦拉米尔是个土霸王。他霸占了哈根从前的居所，一个由苔藓、泥巴和粗木搭建的大厅。周围十几个村庄向他进贡面包、盐和苹果酒，献上果园的水果和菜园的蔬菜。肉他自己搞，而想要女人时，他派出自己的影子山猫去尾随。凡是看得上眼的姑娘都会乖乖上他的床。没错，许多女人是流着泪来的，但这没关系。瓦拉米尔会把自己的种子给她们，并留下她们一束头发作为纪念，然后将她们遣走。时不时，村里会派出手执长矛的英雄，前来杀死野兽，解救自己的妹妹、情人或女儿。这些家伙被他统统干掉了，但他从未伤害过女人，甚至让她们中的许多人怀上了孩子。一帮小兔崽子，跟小瘸一样弱小，但没一个有天赋。

恐慌驱使瓦拉米尔站起身，他感到天旋地转。他按住体侧不断滴出的血珠，踉跄着挪到门口，一把掀开门上蒙的那块褴褛兽皮，发现面前是堵白墙。好大的雪啊。难怪里面这么黑这么多烟雾。积雪把小屋给埋了。

他用力推雪，雪往两边分，那么柔软湿润。门外的夜晚犹如白色寒神降临：苍白的薄云围绕在银月周围，一千颗星星冷冰冰地注视大地。他可以看见其他被积雪掩埋的小屋在雪地中的隆起，前方则浮现出一棵身披冰霜铠甲的鱼梁木的暗淡形影。南边和西边的丘陵已化为一片广袤的白色原野，

除了吹雪，没有旁的动静。“大薊，”瓦拉米尔虚弱地叫喊，不知她走了多远，“大薊。女人。你在哪里？”

遥远处，一匹狼回以嗥叫。

瓦拉米尔不禁浑身颤抖。他像小瘤熟悉母亲的声音一样熟悉这嗥叫声。那是独眼。是他那三匹狼中最大、最老、最威猛的。潜行更瘦、更快、更年轻，而狡猾狼如其名，但他们两个都生活在对独眼的恐惧中。那匹老狼无所畏惧，手段残酷野蛮。

在鹰体内死亡的同时，瓦拉米尔也失去了对其他野兽的控制。影子山猫逃进森林，雪熊开始胡乱攻击周围，在被长矛刺穿前一共把四个人撕成了碎片。不过它最想收拾的是瓦拉米尔——这头母熊对他恨之入骨，每次他占据它的身体或是骑到它背上，它都怒不可遏。

然而狼对他来说不一样……

他们是我的兄弟。我的族群。多少个寒夜里，他和他的狼相依而眠，他们毛茸茸的身躯挤在他周围，为他保暖。等我死后，他们会享用我的血肉，仅留下骨头去迎接春天的融雪。这个念头让他感到怪异的欣慰。一直以来，都是他的狼为他寻求猎获，他死后让他们分享尸体似乎是唯一合适的回报。他的第二次生命，或许将以吞食自己温热的尸体开始。

狗是最容易建立联系的野兽，因为它们跟人类最亲，几乎就是人类。占据狗的身体如同套上旧靴子——套的次数越多，皮革就越软。靴子是为脚打制，狗则最称项圈，即便是无形的项圈。要占据狼的身体则困难得多。人类可以与狼为友，乃至摧残狼的意志，但没有人能驯服狼的野性。“狼和

女人都是男人一生的伴侣，”哈根常说，“找到你的真命天子，就可以相伴到死。跟你结合的狼将成为你的一部分，你的一部分也会成为狼。人和狼都将发生改变。”

这位猎人说，其他野兽最好别碰。猫虚荣薄情，随时可能背叛；鹿和麋鹿是天生的猎物，若是占据它们的身体太久，勇士也会变懦夫。至于熊、野猪、獾、黄鼠狼……哈根根本不予考虑，“有的形态跟人类格格不入，小子，你决不会喜欢变成那个样子。”按照哈根的说法，鸟类又是其中最糟糕的。“人必须脚踏实地，若在云间逗留太久，或许就不想下来了，从此生活在虚空中。我认识一些喜欢占据老鹰、猫头鹰和乌鸦身体的易形者，即便回到本体内，他们也总是忧郁地呆坐着仰望那该死的蓝天。”

并非所有易形者都这么想。小瘤十岁那年，哈根带他去参加了一次易形者的聚会。与会者大多是狼灵，与狼结合，但也有其他更为陌生、奇妙的易形者：波罗区跟他的野猪长得太像，缺的只是两颗獠牙；欧瑞尔带着他的鹰；荆棘带着影子山猫（看到它的第一眼，小瘤就想拥有自己的影子山猫了）；还有山羊女吉赛拉……

然而他们的天赋都没有六形人瓦拉米尔强，连高大严峻、双手刚硬如石的哈根也做不到。瓦拉米尔生生把他从灰皮体内赶走，抢走了他的灰皮，猎人最终哭泣着死去。你没有第二次生命啦，老头。当时的瓦拉米尔还是“三形人”，灰皮成了第四形，但老狼虚弱得很，又几乎掉光了牙齿，很快便随哈根去了。

如今的瓦拉米尔可以占据任何野兽，令它们屈从他的

意志，让它们的身体成为他的身体。无论狗还是狼，熊或者獾……

包括大蓟，他心想。

哈根会说这是孽畜的行为、是最黑暗的罪行，但哈根已死，被吞食后又烧掉；曼斯同样会诅咒他，然而曼斯要不是死了要不就是被抓了。没人会知道这件事。从今以后，我会以寡妇大蓟的身份活着，而六形人瓦拉米尔将永远消失。放弃这具身躯，他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天赋，可以预料，他将失去狼群，作为一个脸长疣子、骨瘦如柴的女人度过余生……但他至少能活下来。只要她回来。只要到时候我还有力气占据她。

瓦拉米尔感到又一阵眩晕袭来，这才发现自己已跪倒在地，双手被雪掩埋。他抓起一把雪，塞进嘴里，雪在蓬乱的胡须和干裂的嘴唇上摩擦，他急切地吸进里面的潮气。但雪水过于冰冷，几乎不能下咽，他意识到自己实在烧得厉害。

融雪让他更饿。他需要食物，不是水。雪停了，风却越刮越大，冰晶飘散，打在他脸上。他挣扎着向前去，体侧的伤口一次又一次被撕裂，呼吸则成为一团参差不齐的白云。他终于走到鱼梁木前，找到一根长得可以当拐棍的断枝。他沉重地倚着它，拖着脚步朝最近的小屋行去。或许村民们逃亡时遗留下什么……一袋苹果，几片干肉，任何能让他支撑到大蓟回来的都好。

他几乎就要走到了，拐棍却在这当口被他压断。他倒在地上。

他只能四肢摊开，任凭鲜血染红雪地，究竟过了多久，

瓦拉米尔并不清楚。雪会埋葬我。这是种平和的死法。他们说到最后你会感到温暖，暖洋洋地昏睡过去。能再感到温暖，实在是太棒了，尽管想到再也不可能见到曼斯·雷德经常歌颂的长城之外的温暖土地、青绿之地，他又感到丝丝悲哀。“塞外的世界没有你我这种人的容身之地。”哈根曾说，“自由民对易形者是又敬又怕，但长城以南的下跪之人会猎捕我们，把我们像猪一样地宰杀掉。”

警告我的是你，瓦拉米尔心想，但带我去看东海望的也是你。当时他还不满十岁，哈根用十几串琥珀和堆得老高的一雪橇兽皮交换了六袋葡萄酒，一块盐巴和一把铜壶。在东海望做交易比黑城堡方便，因为那里有船，船会卸下来自海外神奇土地的货物。乌鸦们将猎人哈根视为朋友，很重视他带来的长城之外的消息。有的乌鸦知道他是个易形者，但对此避而不谈。正是在东海望，小男孩埋下了去温暖南方的梦想种子。

雪花，正在瓦拉米尔的额头上融化。这比烈火焚身要好多了。让我就此睡去、长眠不醒、开始第二次生命吧。他的狼靠近了，他能感觉到他们，他完全可以就此放弃这具虚弱的肉体，成为一匹狼，在夜幕下打猎，并对月嚎叫。狼灵成为真正的狼。不过，哪匹好呢？

狡猾显然不够格。瓦拉米尔经常干出被哈根称之为孽畜的行为，即当狡猾被独眼骑时，占据她的身体。不过要他当一辈子婊子，他可不干，除非是别无选择。潜行作为年轻的雄性，更适合他……但独眼更高大凶猛，而每当狡猾发情时占有她的也总是独眼。



“据说你会忘记一切。”哈根在丧命的几星期前曾告诉他，“当人类的躯体死去后，易形者的精魂可以在动物体内存活，但记忆会一天天迅速消退，那只野兽会变得越来越不像狼灵，越来越回归本性。终有一天，人的痕迹不复存在，只有野兽存留。”

瓦拉米尔知道猎人说的是真话。占有欧瑞尔的鹰后，他能感觉到那位易形者在对他咆哮。欧瑞尔被变色龙琼恩·雪诺所害，他对凶手的恨意之深，竟令瓦拉米尔也不由自主地痛恨起那狼灵男孩——是的，当他看到巨大的白色冰原狼悄无声息地跟在雪诺身边，他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易形者之间总能互相感应。曼斯应该准许我占据那匹冰原狼，那样的话我将获得帝王般辉煌的第二次生命。毫无疑问，他可以做到这件事。雪诺的天赋虽然强大，但年轻又未经训练，尚在对抗自己本应引以为豪的本性。

鱼梁木苍白树干上的红眼睛朝下瞪着他。诸神正在审判我。瓦拉米尔又发起抖来。他做过很多坏事，恐怖的事。他偷过东西，杀过人，也强暴过人。他饱餐人类的血肉，舔过从将死之人被撕开的喉咙里喷出的火热鲜血。他曾在林间跟踪敌人，并趁对方睡觉时扑上去，扯出他们肚子里的肠子，将躯体在泥巴地上撕成碎片。他们的肉好美味啊。“那是野兽干的，不是我，”他嘶哑地争辩，“那都是你们赐予我的天赋。”

诸神没有回答。他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苍白的迷雾，他能感到胡子结了冰。六形人瓦拉米尔闭上双眼。

他又梦见那个古老的梦。海边的小屋，三只吠叫的狗，